

劉錡順昌之捷及其影響

王 德 毅*

提 要

宋高宗渡江之初，內有盜賊之亂，外有金兵之入侵，極為艱困。幸賴名相李綱、趙鼎等修內政、收人心，名將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抗外侮、嚴守備，得以轉危為安。紹興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約和，金朝主戰派兀朮反對，於紹興十年夏再度發兵侵宋，圍攻順昌。宋方守將劉錡（1098~1162）採堅壁清野之策，奮勇抗敵，時方盛暑，金兵不能忍受酷熱，戰力銳減，而宋軍則置之死地而後生，卒獲空前的勝利。此戰後，宋軍士氣大振，對抗金致勝之信心大增；同年，岳飛北伐，亦有郾城之捷，金朝深知無力消滅南宋，終於十二年與宋締結和約。南宋能偏安江南一百五十年，諸將轉戰之功實不可抹滅。

關鍵詞：宋金和戰 順昌之捷 名將劉錡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前言

一、劉錡生平

二、順昌戰役記實

三、順昌之役致勝原因與影響

結語

前言

宋朝的建國，是接續唐代的大戰亂及五代十國的大分裂之後，先天的條件是有極大缺陷的，南征北戰了二十年（960~979），僅完成了小一統，北方的廣大領土仍為遼朝據有，西北銀夏等州的要地，長期在拓跋氏的控制之下，兩大門戶全都洞開，外患就難以幸免了。北宋君臣為了保境安民，真宗先與北方的遼朝以戰迫和，締結互不侵犯之盟約，不過每年要支付歲幣銀絹三十萬兩疋給遼以保和平。自仁宗慶曆四年（1044）以後，該歲幣又各增十萬，宋廷仍以和為上策，因為戰爭之費用是無法估算的。至於對付西方的割據勢力，初用安撫之策，賜以國姓，封以王爵，許以鎮守其先世所領之土地。但其實叛服不常，至趙元昊竟然建號稱帝，對宋發動侵略戰爭，宋一方面派遣重臣嚴守西邊，堅壁清野，以坐困之，一方面聯合遼朝共同制裁，使西夏陷於兩面作戰，夏主不得已，遣使願向宋朝上表稱臣求和，宋廷自然允從，加封元昊為西夏王，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宋所得的只是面子，夏所得的都是裏子。自此兩邊無事，長達二十多年。但和平安定久了，也易生安逸保守心態，而外患事實上也是始終存在的，勢必須嚴加面對。以是，神宗志在復仇雪恥，完成祖宗未竟之業，乃立志用王安石變法，以求富國強兵，威鎮二邊。但在元豐四年（1081）七月，派兵遣將，五路出師，征討西夏，次年九月不幸失敗，神宗因為希望落空而悲痛，導致聖躬違和，終致英年崩殂。降及哲宗，前期起用舊黨，以保境安民為主，後期雖重用新黨，也沒有對外用兵，甚至在徽宗政和六年（1116）以前，宋遼間也沒有發生戰爭，

事實上遼朝道宗後期便已朝政日非，國勢衰微，天祚帝繼立，益形不振，已不再是宋朝的強敵，本來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但性好逸樂又毫無遠慮的徽宗，卻寵信蔡京、王黼、童貫等，適逢女真族崛起於混同江，其酋長阿骨打率領族人反叛遼朝，建立國號，成為遼朝心腹大患。童貫聞知其情，遂上平燕策，建議聯合女真夾攻遼朝，欲「倚以收復燕山」，真是自不量力，對強大的遠鄰——女真是完全不了解的，徽宗不審慎議定國是，卻完全聽從童貫的獻策，其結果是招來「靖康之難」，北宋遂告滅亡了！

徽欽二帝蒙塵，北狩不返，宋室廷臣於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共同迎立徽宗第九子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是為高宗，高宗亦無遠略，只聽信其先前大元帥府舊僚——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主張，雖起用主戰最力的李綱為相，但並不重用，不到三個月就罷免了。當時東京留守宗澤力請高宗還京，以號召中原仁人志士起來抗金，迎回二聖，高宗亦不聽。其原因皆因高宗寵信奸臣汪、黃。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載：

〔建炎元年〕五月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由此與綱忤。¹

又，王柏撰《宗忠簡公傳》云：

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²

汪、黃先前攀龍附鳳，為的是奪取個人的最高權位，無視國計民生，首先主張行幸東南，還以乳母護赤子之言感動高宗，其言稱：「上皇二十五子，今所存只有聖躬，不可不自愛重。」所以高宗即下詔：「京師未

1 不著編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影印元刻本），卷 16，969。

2 〔宋〕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續金華叢書本），卷 14，《宗忠簡公傳》，6 上。

可往，當行幸東南。」³是年九月，聞得金兵入侵淮南，高宗又渡江至鎮江，從此遠去東京，輾轉行幸，最後選定杭州為行都，史稱南宋。

高宗在渡江之初，就發生苗傅、劉正彥的叛變，逼迫高宗退位，局面非常尷尬。這次政變雖然很快平定，確也使高宗警覺到武將難制。但當時外有金兵的不斷入寇，內有各地接連突發的變亂，國家仍需要擁有強大武力，慎選將帥，使之內平群盜，外抗強敵，以穩固半壁江山。自建炎二年至紹興十一年（1128~1141），如沒有韓世忠、張俊、岳飛、劉錡等名將轉戰江淮荆湘各地，給金兵以致命的打擊，高宗的政權早就被消滅了。在眾多戰役中，劉錡抗金於順昌，大獲全勝，極為重要，值得詳加探究。此一戰役的主角，在宋方為劉錡，在金方是兀朮，宋勝而金敗，南宋寧宗時史官章穎撰《宋南渡十將傳》十卷，劉錡列為第一，亦可見劉錡順昌之捷的重要性了。

一、劉錡生平

《宋史》所稱的南宋初年四大將為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內中不包括劉錡。而章穎的《宋南渡十將傳》，卻沒有劉光世。光世較錡年長九歲，為高宗大元帥時的舊部，即位以後，受命平定各地叛兵，故在諸將中最先進，但蹟考其一生，並無顯赫的戰功，竟能得拜節度使，封國公。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所選定中興十三處戰功中，無一處及光世，反不如劉錡有兩處，故錡當名將而無愧。

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為瀘川軍節度使仲武的第九子。生於哲宗元符元年（1098），為將家子，大觀間，便以父蔭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1116），差充秦鳳路經略司書寫機宜文字。宣和二年（1120），改調熙河路，同前職。不久，調官京師，授閤門祇候，未幾，差潼川路廉訪使者。欽宗受禪，轉成忠郎。靖康元年（1126）七月，召對延和殿，

3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影印學津討原本），卷 1 引《中興大事記》。另參見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24，高宗紀 一，447。

面奏廉訪職事，奏對詳明，議論可採，特授閣門宣贊舍人。高宗建炎元年（1127）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二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夏人與女真聯兵入侵，錡分遣將兵迎擊，大敗之，自此夏人不敢再犯邊。三年九月，張浚以樞密使宣撫川陝，奏上錡打敗西夏的戰功，特授錡右武大夫，陞熙河路兵馬都監，兼知西寧川。四年，宣撫司便宜陞黜，特授錡開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張浚召會關陝五路之師，總四十萬，馬七萬匹，以抗拒兀朮、粘罕入侵之大軍，九月，會戰於耀州之富平，浚好大言，無將略，最初以為宋軍眾、金兵寡，有戰勝信心，錡即先率士卒與金兵戰，頗有斬獲，但因環慶路經略使趙哲的部隊未戰先退，遂大敗，宋軍損失慘重，錢帛糧草多陷沒，浚乃令諸軍各還本道。事後檢討失敗的責任，竟然完全歸罪於趙哲，浚乃殺哲以卸責，因而引起哲的部將慕容洧的叛變。浚命錡率兵前往環慶討伐叛兵，而自己所守的渭州，卻遭金兵攻陷了，因而遭罷，貶知綿州。關陝之地全部淪喪，幸而次年十月，吳玠大敗金兵於和尚原，始將局面穩定下來。⁴

紹興二年（1132），宋軍自關陝退保全蜀，錡被差任統制成都府路弓兵。三年，調任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兼節制利州路文、龍州。宣撫司以大敵當前，為鼓舞士氣，特復錡之原官，差充宣撫司統制，兼沿邊安撫使司參議官。四年三月，兀朮大舉兵入侵西蜀，攻仙人關，吳玠迎戰，分邀各州派兵前來救援，最後只有錡一人率兵往救。八月，高宗所遣使者自蜀還行在，奏知此事，適巧張浚亦特薦之，高宗即降御筆召錡來行在。惟當時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屢次上言：「錡守邊，不可遣。」朝廷從

4 以上所述劉錡的生平，皆據〔宋〕章穎，《宋南渡十將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叢書集成續編本），卷1，劉錡傳；〔宋〕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宋名臣言行錄五集本》），卷10，劉錡傳；脫脫，《宋史》，卷366，本傳。另外，張蔭麟，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收入氏著，《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未附「述順昌戰前之劉錡」可參考。尚有徐規、王雲裳合編，劉錡事跡編年，載《岳飛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於史事之繫年有所考證。後所述錡之生平行事，如未特別分注者，皆本上述各史籍及論著。

之。⁵到了五年二月，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上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俟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得詔：「疾速赴行在。」不需統押銳兵。可見高宗念錡甚切，希望越快回朝越好。至七月，錡始到岳州，拜見荊湖宣撫使張浚，浚即留錡權知岳州，並上奏請朝廷正式任命。不過高宗還是下詔趨赴行在。及抵達行在後，即除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六年二月，又令兼提舉宿衛親兵，益見親信。至十月，又被擢任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七年正月，高宗駐蹕平江府，宰相張浚薦錡有文武才略，帝即召錡為權主管侍衛馬軍司並殿前步軍司公事。不久，並以王彥所擁有的八字軍隸屬之，於是錡始能成軍。⁶至秋，帝命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兼本路制置使。八年七月，差充樞密都統制，以所部兵移屯於鎮江府。九年正月，除果州團練使、神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宋金已約和，高宗以收復河南地大赦。十年春，錡以濟州防禦使，仍舊軍職，差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率八字軍前往。這時金朝內部發生政變，主戰派兀朮誅除了主和派撻懶，推翻原先議定的和約，更發動大規模的攻宋戰爭，乃有是年夏六月的宋金順昌戰役。其詳即於下文述之。錡以立戰勝兀朮之大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副都承旨，更遷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兼沿淮制置使，又除淮北宣撫判官，責任更為加重。然自十年閏六月至十一年季冬的一年半間，宋金間之戰爭始終未斷。在此期間，錡先知順昌府，本欲乘勝進兵以搗其虛，卻被堅主和議的秦檜阻擾，調錡知太平州，由保淮退為守江。但金兵的入侵，並未休止，兀朮先於正月攻陷壽春府，又陷濠州。二月，金兵陷廬州，又犯和州，已侵到江北了，形勢危急。錡初曾自太平州率兵往救，

5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以下簡稱《繫年要錄》），卷76。

6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甲集，卷18，503~504，三衛廢復 條云：「〔紹興〕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四月丙申〕。」所謂八字軍，據同書頁505~506，八字軍 條所載，乃王彥在建炎初年聚兵太行山，每人臉上刺「誓殺金賊、不負趙王」八字，因以為號，此乃一忠勇之部隊。

因路遠已難及，最後只能保守住和州。進而在無為軍之拓皋鎮大敗兀朮，金兵退走，錡亦奉詔自采石磯渡江歸太平州。但是堅主和議的秦檜極厭惡岳飛和劉錡，先罷免了岳飛的兵權，繼而將錡調任知荊南府，充湖北安撫使，亦罷除兵權。錡在任期間，頗留心吏事，四方賢士多來歸之，至十七年始罷知，奉祠家居，絕口不及時事，蓋畏懼秦檜加罪之故。檜死之後，高宗始起用錡知潭州，兩年後，再知荊南府，頗留心軍政，招募效用軍三千人，以備防禦。又收編嶺南之摧鋒軍及鄂州騎司之兵，合萬餘人，後頗得其用。三十一年冬十月，金海陵帝親統六十萬大軍分三路攻宋，時錡已調任鎮江都統制，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統御前諸軍屯駐揚州。金兵渡淮來攻揚州，錡退屯瓜洲以誘之，金萬戶高景山來攻，戰於皂角林，宋軍大捷。阻止了金兵渡江之計。即使在十一月海陵帝親督大軍來揚州欲自瓜洲渡江，亦未得逞。然此時錡染重病，又深憂軍國安危，至不能起，於三十二年閏二月病逝，享年六十五。錡半生戎馬，晚年雖未能建大功業，然順昌破強敵之捷亦足以不朽了！

二、順昌戰役記實

金熙宗天眷三年（紹興十年，1140）春，金已將河南地歸還宋，宋君臣以收復三京自誇，高宗命孟庾為東京留守，劉錡為副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李顯忠為之副。不料好景不長，三個月後，金都元帥兀朮總督大軍分四路攻宋。據《金史》載：

宗弼〔兀朮〕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於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⁷

7 [元]脫脫，《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 77，宗

這是金朝皇室的政治鬥爭，最後主戰派勝利。在《金史·撻懶傳》中，堅稱其私通宋國，有謀反之意圖，難道撻懶能依靠南宋以奪取皇位嗎？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中更稱揚兀朮「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之大功，而在攻打順昌時遭到迎頭痛擊一事，卻一字不提，其隱諱不實亦可知了。⁸甚至遍翻《金史》亦未見劉錡姓名，故當參用宋人記載，以考其實。

劉錡在紹興十年二月出任東京副留守時，所帶的八字軍僅有一萬八千人，又補充三千殿前司兵士，於三月十八日自臨安出發，行程二千二百多里，時尚未知金朝出兵侵犯河南之事。五月十一日，兀朮攻陷東京，留守孟庾投降。十二日，陷拱州，繼之又下淮寧府及南京，河南各州縣相繼淪沒。這時劉錡人馬尚未抵達順昌，知順昌府陳規獲得邊報，知金人已敗盟入寇，特上報朝廷。十五日，又得報金已陷陳州，距順昌僅三百里，人心惶恐。錡抵順昌後，與知府陳規及諸將共議去留，或有言：「去則遇虜邀我歸路，其必敗矣！莫若先守城，徐為之計。」亦有多人言：「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轉而問陳規：「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說：「有米數萬斛。」錡說：「可矣！」乃下定決心為堅守之計，於是人心稍安。⁹錡乃積極嚴守備以應戰，其要是：

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五月十九日〕，乃召諸將計事。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

弼傳，1754。

- 8 此點可參考〔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卷 27，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謂《金紀》但書天眷三年五月河南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
- 9 前所述參考〔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另參臺北：大化書局，1979。以下簡稱《會編》），卷 200；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5；脫脫，《宋史》，卷 29，高宗紀 六，543~544，及卷 366，劉錡傳，1400~1404。各書所載金兵入東京時間微有不同，今姑從《會編》。至於劉錡所統之部隊，《宋史》本傳稱「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但《繫年要錄》稱「吾軍有萬八千人」，未知孰是。宋之捷號稱以寡擊眾，應不會有三萬七千人。

眾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取偽齊所作蚩尤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比籬笆，凡六日粗畢，而虜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¹⁰

劉錡抱破釜沉舟的決心，採堅壁清野的戰略，以迎戰強大的金兵，這是極正確的。適於此時高宗亦下詔令諸路大帥竭力抗敵。有云：

昨者金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為人子弟，當伸孝悌之誠；為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恩。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不意設為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畫然痛傷，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邇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¹¹

此詔是告諭諸路大將務必努力殺敵，意在主戰。又有詔激勵中原忠義之士，乘時建功立業，能殺戮或生擒首惡者，或取一州一縣來歸者，皆隨功之大小給以重賞。此對前方將士而言，激勵很大。至五月二十五日，金兵游騎已在順昌城郊區出沒，錡則日夕巡視城上，親自督戰，先遣千餘人深夜出城偷襲，戰至天明，頗有斬獲。自此後，金騎兵自三方面會集，約有三萬多人。宋軍所恃的新武器為神臂弓及強弩，可以遠射，命中率極高，宋將自城上或垣門連環發射，金兵將頗多傷亡，稍稍引去。自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相峙兩天，金兵游騎不敢逼近。六月初一日，兀朮親率援兵前來督戰，志在必得。初二日，金兵移至城東二十里之李村紮營，因民舍早已被焚，故其夜宿氈帳中，天熱，時有雷雨，對金兵而言，

10 [宋]李壁，《中興十三處戰功錄》（臺北：廣文書局，1968 影印藕香零拾本），劉錡順昌府。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5 所記同。徐夢莘，《會編》，卷 201 引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作「許清守東門」，又有右軍統制焦文通與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

11 徐夢莘，《會編》，卷 200。

實不利於久戰。劉錡深知敵情，亦防範宋陣營中步調不一，或散佈謠言，擾亂軍心，故其行事非常謹慎。 劉武穆公言行錄 載：

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己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己所部兵守之。時虜眾圍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眾。¹²

王山在偽齊時知順昌，繼而降金，為兀朮心腹，城中官吏軍民皆其舊屬，怕他看到舊識必會進行心理戰，大為不利，錡特約定不可任意出入，並置令牌，驗明身份。¹³皆用自己所帶來之部隊登城應戰，令彼無機可乘，而夜襲亦有嚇阻作用，可見錡用兵如神，指揮若定。金兵眾多，且遠來，相持日久，糧食必不足，故兀朮來援後，亟欲速戰速決。在宋方面，正可以逸待勞，但錡必先堅定全軍一致戰鬥意志，齊心對外。錡與諸將的一段談話非常悲壯，聞者動容。 言行錄 載：

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兀朮〕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也。」眾以為然，皆欲效命。¹⁴

在《三朝北盟會編》卷二 一所引之《破賊錄》中，尚有「願諸公堅忠孝，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共生，此言不食，天實臨之」之言，其心

¹²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¹³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云：「前順昌守王山降虜，在虜兵中，錡故不敢用順昌官吏守城。乃置令牌，遇出戰，非帶號甲不使登城。居民大豪皆不使與軍事。」這正是保密防諜的工作。

¹⁴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志至為堅決。錡最後發下豪語：「請為諸君五日內殺回兀朮。」眾皆以為然，於是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有剿平敵寇之志。¹⁵此為六月初五日之事，到了初七日，兀朮大軍已至，營寨連數里，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開始作戰爭的準備。兀朮責問諸將先前用兵之失，欲追究責任，諸將說：「今日南兵非昔日比，國王臨城自可體驗。」兀朮巡視後，看到順昌城簡陋，還大言道：「彼可以靴尖踢倒耳！」實在有些狂妄自大，也可能一向瞧不起宋兵，但驕兵必敗，這或許是兀朮失敗的根源。

自六月九日至十一日，為宋金順昌戰役的重要時刻，錡於事前也做了些運籌，示以弱不示以強，還故意遣耿信以書與兀朮約戰，以言語激之，使兀朮更加驕傲。兀朮竟然對部將說：「攻下此城，子女玉帛聽其自取。但成年男子一個不留。」還大聲向宋軍喊話：「你們只有一個日頭活哩！」所以兀朮在六月九日早晨便發動攻擊，欲一戰而取之。據《宋史全文》載：

壬子〔九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虜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輩，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眾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鬥，入虜陣中，斫以刃斧，至有奮手拚之與俱墜於濠者。虜大敗，殺其眾五千，橫屍盈野。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

15 徐夢莘，《會編》，卷 202，汪若海劄子。

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¹⁶

拐子馬全由女真人組成，行動一致，可見兀朮並不信任漢人士卒。而酷熱的天氣，是女真官兵不易適應的。當日天氣的突然改變，下午先吹狂風，塵土翳天，晚上又下大雨，金營水深過膝，使金兵的戰鬥力為之大減，所以吃了敗仗。¹⁷根據朱熹得自張棟的轉告，戰爭是極慘烈的。《朱子語類》中有如下之記載：

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鐵甲一聯曬庭中，一邊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鐵甲，未大熱，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苓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虜覺得勢敗，遂遁去。後人問曬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人在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

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眾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眾。況當虜眾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眾。¹⁸

此役宋軍大獲全勝，劉錡也發揮了軍事天才，其設想的周到，運籌的細密，雖漢之韓信亦不過如是。兩天後，兀朮退師到陳州，再退至開封，

16 不著編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20；又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36 所記全同，只是改易一些字，如虜作敵、酋作帥、兀朮作烏珠。其史源似本之李壁所撰《中興十三處戰功錄》。

17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卷 1。

18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影印宋刻本），卷 132，中興至今日人物，5080。

錡以功陞武奉軍節度使。錡本欲進兵收復東京，卻被秦檜召還。

三、順昌之役致勝原因與影響

順昌之役，劉錡所採的是以逸待勞，而金元帥兀朮則是以壓倒的軍力，力求速戰速決。惟以六月大暑天，酷熱難當，站在烈日下，人馬易於疲憊。而水源及草地又早已被劉錡放過毒藥，兀朮人馬多因誤飲誤食中毒，而全身無力，此為金兵的致命傷。事後有人問錡：「敢以不滿萬人，拒十萬之眾，何也？」錡答道：「吾料順昌城堅，吾士銳，倉有數月糧，且劉豫蓄毒藥數屋，它物稱是。時方盛暑，吾以逸待勞，天時人事吾皆得之，是以守。」¹⁹《宋史》本傳也提到：「錡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者。飲，夷其族。」這些藥材本是劉豫蓄的，現在用上了。據周南《山房集·雜記》記載：

〔劉錡〕五月至順昌，不旬日，金之韓霍二將與兀朮兵大入，錡命清野以待，近城居民皆徙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令命軍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納於州之佛寺廡下，密遣小校碎以白杵，囊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兵者，因命人授一囊以歸，且禁勿開視，曰：汝歸視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溝澗，遇有水則投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既眾，一二百里內投者皆遍。敵以五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鞠之，所言人人同。汲於井間，得滲末，敵喟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耳！馬亦多斃，蓋錡實毒於水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則以林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欲速戰，故錡得因城守以破之。²⁰

在酷熱的夏天用兵，人馬十多萬，飲水實是大問題，喝了有毒的水就病倒了，如何能作戰？前時金兵入侵多在秋後，未嘗在盛暑者。此是兵家

19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卷1。

20 〔宋〕周南，《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影印涵芬樓秘笈本），卷8，雜記。

大忌，兀朮卻犯了，遂注定了失敗命運。且錡徙百姓入城，焚其屋舍，也曾給以補償，百姓皆無怨，金兵到此，無處避風雨，兵愈多愈亂。只要遭遇到宋軍之突襲，必然大敗。當然，就整個戰局形勢而言，劉錡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在危難時，急中生智，希求突破，殺出一條生路。高宗曾對劉錡作過評論：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為可取。²¹

雖非善戰，但確能有所堅持，亦極可取，僅就此點而言，高宗還是相當睿智的，至於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是一語道破。錡利用城守的優勢，敵勞我逸，敵在烈日下曝曬，我在陰涼下休息，又飲下防中暑的湯藥，輪流出擊，不會疲弊，且能發揮出奇制勝之效。終使兀朮因失敗而退保汴京，不再像以往輕視宋軍了！兀朮纔真能坦然面對現實，願意與宋談判和議。朱熹曾說：「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個要和。」²²事實也是如此，不到一年半，和議便商定了。

作為一位守邊禦敵的將帥，不僅要俱備文韜武略，善用天時地利，並能料敵致勝，而更重要的是平日能得軍心，使士卒願為死戰，如戰國初年的名將吳起，便是與士卒同甘苦，真正做到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劉錡在順昌抗金一役所以能大獲全勝者尤在於此。據《會編》卷二一所引《破賊錄》就載：

太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驩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

方圍城時，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略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

如此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又一切公而忘私，推誠待下。故能上下一心，誓死抗金。甚至在戰後又「悉取前後陣亡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

21 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 10。

22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32，中興至今日人物，5080。

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至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合葬陣亡將士，慰問其遺屬，並加撫恤，這也是極有情義的表現，其能以極寡而戰勝極眾，其原因就在於此。

這次戰役甚有震撼作用，完全出乎金朝君臣意料之外，擔心河南不能守，甚至河北也難保。《宋史》劉錡傳有載：

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眾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洪皓的密奏是在燕物色諜者趙德帶回的，末句尚有「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一句，²³可見此役對以後的宋金關係發展極有影響。朱熹甚至直指：如乘勝追擊，就可以取兀朮之命。熹云：

〔兀朮〕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此，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耳！²⁴

這正如監察御史張戒在紹興八年七月上書宋高宗論戰、守、和三策中所說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²⁵兩國相爭戰，必須勢均力敵始可坐下來談棄戰言和，否則，即使締結和約，也是不可靠的。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岳飛敗金兵於蔡州，閏六月，光復鄭州，七月上旬，又大敗兀朮於鄆城，而同時韓世忠、張俊及楊沂中諸將皆有捷報，兀朮懼，乃在十一月密遣使來與秦檜議和，檜遂力主班師。若無順昌之捷，金朝是不會主動遣使來宋議和的。

23 〔宋〕洪适，《盤洲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影印四部叢刊本），卷 74，先君述。

24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31，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25 李心傳，《繫年要錄》，卷 121。

結語

劉錡有神機武略，能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強敵，也鞏固了南宋的政權，確保偏安的局面。他喜讀書，能詩，又善書，有文武全才，在南宋初年的十大名將中，與岳飛不相上下。章穎感慨地說：「錡與飛同功一體者也，錡退而飛誅，飛誅而議和成矣，非天乎！」是秦檜的對金主和，與投降何異？既稱臣又進貢，已夠可恥的了，但如沒有順昌之捷、鄜城之勝，兀朮是絕對不會與南宋議和的。若比較錡與飛二人，錡為避禍而意志消沉，晚年無事功可述，至為悲哀。孝宗時儒者蕭之敏（曹彥約的岳父）即作如是觀。如所言：

國子祭酒蕭之敏為臣言：劉錡順昌之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歲守荊州，聞其名者爭先睹之。錡褒衣博帶，自言：老當退矣，聖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閫。其挾有勳勞之意，形見顏色。識者知其志氣有限，不可復用。其後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致瓜洲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²⁶

此言其晚年行事不如早年，早年壯烈，晚年意志消沉，此蓋由於秦檜專權主和，朝中大臣多被貶死，前方將帥也遭殺害，令人心生畏懼，錡不免受到影響，乃以吟詩寫字自我排解。宋末儒者歐陽守道即作如是觀。他說：

公之生不幸奸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勳名甚盛，然在公猶毫末耳！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讀郭汾陽傳四絕者，可見其情也。²⁷

這真是時代的悲哀、國家的不幸，但錡一生中生命的巔峰就在順昌之捷，畢竟令兀朮不敢再輕視宋軍了！

（責任編輯：李長遠 校對：蔡耀緯 張瓊方）

26 [宋]曹彥約，《昌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7，中興四將贊。

27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宋〕王 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續金華叢書本。
- 〔宋〕李 壁，《中興十三處戰功錄》。臺北：廣文書局，1968 影印藕香零拾本。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 〔宋〕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別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影印《宋名臣言行錄五集本》。
- 〔宋〕周 南，《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影印涵芬樓秘笈本。
- 〔宋〕洪 适，《盤洲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影印四部叢刊本。
-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臺北：大化書局，1979。
- 〔宋〕曹彥約，《昌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章 穎，《宋南渡十將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叢書集成續編本。
-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影印學津討原本。
-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影印宋刻本。
- 〔元〕不著編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影印元刻本。
- 〔元〕脫 脫，《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
- 〔元〕脫 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
- 〔清〕趙 翼，《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二、近人著作

- 徐規、王雲裳合編，劉錡事跡編年，收入《岳飛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張蔭麟，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

Liu Chi's Victory in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and its Influence

Wang, Teh-yi*

Abstract

The situation was tough and difficult for the newly-established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Sung when its founder, Sung Kao-tsung, withdrew to southern China, with bandits surging within and the Chin threatening from the North. It wa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Li Kan (李綱) and Chao Tin (趙鼎) and by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Han Shih-chung (韓世忠), Liu Kuang-shih (劉光世) and Yuei Fei (岳飛) that the Southern Sung government managed to survive. Breaking its First Agreement with the Sung(1138), the warlike ruler Chin, Wu Chu (兀朮), threatened again to conquer the South in 1140. During the Battle of Shun-chang (順昌), Liu Chi (劉錡), the commander of the defending force, effectively fortified the defense works and left nothing usable to the enemy. His strategy, with the help of hot weather, led to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which greatly enhanc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Sung troops in facing the northern invaders. At the same time, Yuei Fei pushed north and claimed a great victory at Yen-chen (郾城). Acknowledging their failure to defeat the Southern Sung forces, the Chin finally reached another peace settlement with the southern regime two years later, leaving it alone for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Keywords: Sung-Chin Settlement, Battle of Shun-chang, Liu Chi.

*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